



白氏春秋

第二十二卷

慎行覽

凡六篇

無義

疑似

壹行

求人

慎行

察傳

孰猶思也如入
深谿不可使滿
而平也

呂氏春秋卷二十二

慎行論

慎行

一曰。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谿。雖悔無及。君子計行慮義。小人計行其利。乃不利。有知不利之利者。則可與言理矣。荆平王有臣曰費無極。害太子建。欲去之。王爲建取妻於秦。而美。無極勸王奪。王已奪之。而疏太子。無極說王曰。晉之霸也。近於諸夏。而荆僻也。故不能與爭。不若大

既駕言以害太子建又欲使令尹殺郄宛無極之奸惡熾矣

城城父而置太子焉。以求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使太子居于城父。居一年。乃惡之。曰。建與連尹。將以方城外反。王曰。已爲我子矣。又尚奚求。對曰。以妻事怨。且自以爲猶宋也。齊晉又輔之。將以害荆。其事已集矣。王信之。使執連尹。太子建出奔。左尹郄宛。國人說之。無極又欲殺之。謂令尹子常曰。郄宛欲飲令尹酒。又謂郄宛曰。令尹欲飲酒於子之家。郄宛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來辱我。且何以給待

之。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而寘之門。令尹至。必觀之。已因以爲酬。及饗日。惟門左右而寘甲兵焉。無極因謂令尹曰。吾幾禍令尹。郄宛將殺令尹。甲在門矣。令尹使人視之。信。遂攻郄宛。殺之。國人大怨。動作者莫不非令尹。沈尹戌謂令尹曰。夫無極。荆之讒人也。亡夫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今令尹又用之。殺衆不辜。以興大謗。患幾及令尹。令尹子常曰。是吾罪也。敢不良圖。乃殺費無極。盡滅其族。以說其國。動而不

崔杼以不暴而
弑君天假慶封
之手以滅其族
崔杼何利哉慶
封以不暴而謀
君天假天王之
兵以誅其身慶
封何利哉

論其義。知害人而不知人害已也。以滅其族。費
無極之謂乎。崔杼與慶封謀殺齊莊公。莊公死。
更立景公。崔杼相之。慶封又欲殺崔杼而代之。
相於是搃崔杼之子令之爭。後崔杼之子相與
私鬪。崔杼往見慶封而告之。慶封謂崔杼曰。且
留。吾將興甲以殺之。因令盧滿發興甲以誅之。
盡殺崔杼之妻子及枝屬。燒其室屋。報崔杼曰。
吾已誅之矣。崔杼歸。無歸。因而自殺也。慶封相
景公。景公苦之。慶封出獵。景公與陳無宇。公孫

竈。公孫薑誅封。慶封以其屬鬪不勝。走如魯。齊
人以為讓。又去魯而如吳。王子之朱方。荆靈王
聞之。率諸侯以攻吳。圍朱方。拔之。得慶封。負之
斧質。以徇於諸侯軍。因令其呼之曰。母或如齊
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乃殺之。黃
帝之貴而死。堯舜之賢而死。孟賁之勇而死。人
固皆死。若慶封者。可謂重死矣。身為僂。支屬不
可以見。行伎之故也。凡亂人之動也。其始相助。
後必相惡。為義者則不然。始而相與。久而相信。

極中小人意態
深合君子心情

卒而相親。後世以爲法程。

無義

百事之始二句
正義之要順義
而行固為利之
至若恃義而計
利乃不利之大
者也。文更莊雅
醒目

二曰。先王之於論也。極之矣。故義者百事之始也。萬利之本也。中智之所不及也。不及則不知趨利。趨利固不可必也。公孫鞅。鄭平。續經。公孫竭。是已。以義動。則無曠事矣。人臣與人臣謀為姦。猶或與之。又况乎人主與其臣謀為義。其孰不與者。非獨其臣也。天下皆且與之。公孫鞅之於秦。非父兄也。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堙

之責。非攻無以於是。為秦將而攻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當之。公孫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卬。使人謂公子卬曰。凡所為游而欲貴者。以公子之故也。今秦令鞅將。魏令公子當之。豈且忍相與戰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請亦言之。主而皆罷軍。於是將歸矣。使人謂公子曰。歸未有時。相見。願與公子坐而相去別也。公子曰。諾。魏吏爭之曰。不可。公子不聽。遂相與坐。公孫鞅因伏卒與車騎。以取公子卬。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

公孫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襄疵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邛也。吾無道知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審也。鄭平於秦王。臣也。其於應侯。交也。欺交反主。為利故也。方其為秦將也。天下所貴之。無不以者。重也。重以得之。輕必失之。去秦將入趙魏。天下所賤之。無不以也。所可羞無不以也。行方可賤可羞。而無秦將之重。不窮奚待。趙急求李欬。李言。續經與之俱如衛。抵公孫。與公孫與見而與入。續經因告衛吏。

使捕之。續經以仕趙五大夫。人莫與同朝。子孫不可以交友。公孫竭與陰君之事而反告之。樗里相國以仕秦五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又况乎無此其功而有行乎。

疑似

三曰。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辯言而似通者。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

兩設喻。摠起下
博物辨智者之
似通見人主當
審真似之分

墨子哭岐路謂
一跋而千里也
跋路只是疑似

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故墨子見岐道而哭之。周宅鄴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爲高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卽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嘗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幽王身之。乃死於麗山之下。爲天下笑。此夫以無寇。失真寇者也。賢者有小惡。以致大惡。褒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大滅。

夫人眩于疑似
之際蓋真而為
似者所亂也

故形骸相離。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東徙也。秦襄晉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也。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効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爲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謔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

設此喻以見世
主昏惑顛倒不
審察而害其良
臣

遇而刺殺之。明且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逝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子。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爲御。堯爲左。禹爲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夫人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知之審也。

壹行

此論人君之強
大不恃其威在
于十際之行

四曰。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不可知。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際皆敗。亂莫大焉。凡人倫以十際爲安者也。釋十際。則與麋鹿虎狼無以異。多勇者則爲制耳矣。不可知。則知無安君。無樂親矣。無榮兄。無親友。無尊夫矣。強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強大。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威與其利。非強大則其威不威。其利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以禁也。其利不利。則不足以勸也。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

周與明各有所用可知則陋不可知則深此論亦止

詞寬意切

必止以勸則必為威利敵而憂苦民行可知者
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亡小弱而不可知
則強大疑之矣。人之情不能愛其所疑。小弱而
大不愛則無以存。故不可知之道。王者行之廢。
強大行之危。小弱行之滅。今行者見大樹。必解
衣懸冠。倚劍而寢其下。大樹非人之情。親知交
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陵上巨木。人以為期。易
知故也。又况於士乎。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為必
矣。又况疆大之國。疆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不

難矣。人之所乘般者。為其能浮而不能沈也。世
之所以賢君子者。為其能行義而不能行邪辟
也。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
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
又何好乎。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於無處。夫天
下之所以惡。莫惡於不可知也。夫不可知。盜不
與期。賊不與謀。盜賊大姦也。而猶所得足偶。又
况於欲成大功乎。夫欲成大功。令天下皆輕勸
而助之。必之士可知。

身守國之本也
未聞身亂而國
治者也故曰身
定國安而治
賢人也

求人

五曰。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於春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人。國無不危。名無不辱。先王之索賢人。無不以也。極卑極賤。極遠極勞。虞用宮之奇。吳用伍子胥之言。此二國者。雖至於今存可也。則是國可壽也。有能益人之壽者。則人莫不願之。今壽國有道。而君人者而

不求。過矣。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至卑也。伊尹。庖厨之臣也。傳說。殷之胥靡也。皆上相天子。至賤也。禹東至搏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羗之野。攢樹之所。播天之山。鳥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南至交阯。孫樸。續繡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共肱。一臂。三百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犬戎

之國。夸父之野。禹疆之所。積水積石之山。不有
懈墮。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步不相過。
以求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得陶化益。真窺橫
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
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十日出而焦火
不息。不亦勞乎。夫子爲天子。而天下已治矣。請
屬天下於夫子。許由辭曰。爲天下之不治。與而
旣已治矣。自爲與啁噍。巢於林。不過一枝。偃鼠
飲於河。不過滿腹。歸已君乎。惡用天下。遂之箕

山之下。潁水之陽。耕而食。終身無經天下之色。
故賢主之於賢者也。物莫之妨。戚愛習故。不以
害之。故賢者聚焉。賢者所聚。天地不壞。鬼神不
害。人事不謀。此五常之本事也。臯子衆疑取國。
召南宮虔。孔伯產。而衆口止。晉人欲攻鄭。令叔
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
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
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
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

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

察傳

前分段舖叙爛
然後用一結一
斷美刺昭然大
有矩度之文

六曰。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白為黑。黑為白。故狗似猿。猿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遠矣。此愚者之所以大過也。聞而審則為福矣。聞而不審。不若無聞矣。齊桓公聞管子於鮑叔。楚莊聞孫叔敖於沈尹筮。審之也。故國霸諸侯也。吳王聞越王句踐於太宰嚭。智伯聞趙襄子於張武。不審也。故國亡身死也。凡聞言必熟論。

其於人必驗之以理。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為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得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

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不若無聞也。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亥也。夫已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已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此聖人之所慎也。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爲所聞。則得之矣。

呂氏春秋

第二十三卷

貴直論 凡六篇

貴直

真諫

知化

過理

壅塞

原亂

此論賢主好直言則無過乃格心之談也反覆援引人君惡直好諛之失曉諭切當令人驚省

呂氏春秋卷二十三

貴直論

貴直

一曰。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爲其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矣。人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污君。身今得

狐援之言直也
而潛不愛則其
過益熾焉能免
走營之危

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耶。王乃舍之。能意者使謹乎論於主之側。亦必不阿主。不阿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狐援說齊潛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遊。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爲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

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三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圜圜。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斮。王曰。行法。吏陳斧質於東間。不欲殺之。而欲去之。狐援聞而蹶往過之。吏曰。哭國之法斮。先生之老歟。昏歟。狐援曰。曷爲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使人之朝爲草。而國爲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

已不用若言。又斲之東閭。每斲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狐援非樂斲也。國已亂矣。上已悖矣。哀社稷與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論也。將以救敗也。固嫌於危。此觸子之所以去之也。達子之所以死之也。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且遠立。又居於犀蔽屏櫓之下。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桴而歎曰。嗚呼。士之邀弊一若此乎。行人燭過。免胃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何弊之有。簡子艷然作色曰。寡人之無使汝身。自將

是衆也。子親謂寡人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即位五年。兼國十九。用此士也。惠公即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女。秦人襲我。遜去絳七十。用此士也。文公即位二年。底之以勇。故三年而士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圍衛取曹。拔石社。定天子之位。成尊名於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取士。何弊之有。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畢乘之。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

文法三轉折而
後態風雲

首叙人臣極言
為國之利惟賢
主能聽直言則
國以存不然則
危下詳引言以
證之

行人燭過之一言。行人燭過。可謂能諫其君矣。
戰鬪之上。枹鼓方用。賞不加厚。罰不加重。一言
而士皆樂為其上死。

真諫

二曰。言極則怒。怒則說者危。非賢者孰肯犯危。
而非賢者也。將以要利矣。要利之人。犯危何益。
故不肖主無賢者。無賢則不聞極言。不聞極言。
則姦人比周。百邪悉起。若此則無以存矣。凡國
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雖存必

亡。雖安必危。所以不可不論也。齊桓公管仲鮑
叔。甯戚相與飲酒。酣。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為
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母忘出奔在於莒也。
使管仲母忘束縛而在於魯也。使甯戚母忘其
飯牛而居於車下。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
夫能皆母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
殆矣。當此時也。桓公可與言極言矣。可與言極
言。故可與為霸。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嬪。
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暮年不聽

葆申能盡言極
諫以改荆文之
失荆文能聽言
受箠以遵葆申
之教此楚之所
以霸也

朝。葆申曰。先王卜以臣爲葆吉。今王得茹黃之
狗。宛路之嬖。眈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暮年不
聽朝。王之罪當笞。王曰。不穀免衣。繼緦而齒於
諸侯。願請變更而無笞。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
不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
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諾。引席王伏。葆
申束細荆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謂王
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申曰。臣聞君
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痛之何益。葆申趣

以極言之功一
高收繳前意極
含蓄警策

出自流於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葆
申何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狗。析宛路
之嬖。放丹之姬。後荆國兼國三十九。令荆國廣
大至於此者。葆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知化

三曰。夫以勇事人者。以死也。未死而言死。不論。
以雖知之。與勿知同。凡智之貴也。貴知化也。人
主之惑者。則不然。化未至則不知。化已至。雖知
之。與勿知。一貫也。事有可以過者。有不可以過

先以夫差不知
化子胥知化提
起下詳其事提
殺之法

者。而身死國亡。則胡可以過。此賢主之所重。惑
主之所輕也。所輕。國惡得不危。身惡得不困。危
困之道。身死國亡。在於不先知化也。吳王夫差
是也。子胥非不先知化也。諫而不聽。故吳爲丘
墟。禍及闔廬。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曰。不可。夫
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
能處。得其民不得使。夫吳之與越也。接土鄰境。
壤交通屬。習俗同。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
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然。夫吳越之勢不兩立。

步步吞吐抑揚

越之於吳也。譬若心腹之疾也。雖無作。其傷深
而在內也。夫齊之於吳也。疥癬之病也。不苦其
已也。且其無傷也。今釋越而伐齊。譬之猶懼虎
而刺狨。雖勝之。其後患未央。太宰嚭曰。不可。君
王之令。所以不行於上國者。齊晉也。君王若伐
齊而勝之。徙其兵以臨晉。晉必聽命矣。是君王
一舉而服兩國也。君王之令。必行於上國。夫差
以爲然。不聽子胥之言。而用太宰嚭之謀。子胥
曰。天將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勝。天將不亡吳

蓋是子胥之言
始驗而夫差之
悔無益也未即
承此意而以不
若勿知一句結
之照應起語最
為有情

矣。則使君王戰而不勝。夫差不聽。子胥兩祛高
蹶而出於廷曰。嗟乎。吳朝必生荆棘矣。夫差與
師伐齊。戰於艾陵。大敗齊師。反而誅子胥。子胥
將死曰。與吾安得一目。以視越人之入吳也。乃
自殺。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江。抉其目。著之東
門。曰。女胡視越人之入我也。居數年。越報吳。殘
其國。絕其世。滅其社稷。夷其宗廟。夫差身為擒
夫差將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見子胥
於地下。乃為幘以冒面死。夫患未至。則不可告

也。患既至。雖知之無及矣。故夫差之知慙於子
胥也。不若勿知。

過理

四曰。亡國之主一貫。天時雖異。其事雖殊。所以
亡同者。樂不適也。樂不適。則不可以存。糟丘酒
池。肉圃為格。雕柱而桔諸侯。不適也。刑鬼侯之
女。而取其環。截涉者脛。而視其髓。殺梅伯而遺
文王其醢。不適也。文王貌受以告諸侯。作為璇
室。築為頃宮。剖孕婦而觀其化。殺比干而視其

心不適也。孔子聞之曰。其竅通。則比干不死矣。夏商之所以亡也。晉靈公無道。從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使宰人膳熊蹯不熟。殺之。令婦人載而過朝以示威。不適也。趙盾驟諫而不聽。公惡之。乃使沮麇。沮麇見之不忍賊。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一於此。不若死。乃觸廷槐而死。齊湣王亡居衛。謂公王丹曰。我何如主也。王丹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而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辨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克滿。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益三副矣。宋王築爲藥。帝。鴟夷血高懸之射。著甲冑。從下血墜流地。左右皆賀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以加矣。宋王大說。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不適也。

壅塞

五曰。亡國之主。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聞。而善無自至矣。無自至。則壅。秦繆公時。戎疆大。秦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焉。戎王大喜。以其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扞弓而射之。秦寇果至。戎王醉而卧於樽下。卒生縛而擒之。未擒則不可知。已擒則又不知。雖善說者。猶若此。何哉。齊攻宋。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至。蟲者也。以

宋人先以實言者而被戮。後以狂言者而致富。宋王之壅塞如此。戴氏之所以亡也。

宋之強。齊兵之弱。惡能如此。宋王因怒而誅殺之。又使人往視齊寇。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誅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齊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其弟曰。爲兄視齊寇。不意其近。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寇者。皆以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不報其情。又恐死。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者亡。於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

不肖之主不自
知不自量

安。王大喜。左右皆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上。馳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夫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所自視之勢過也。而因怒於牛。羊之小也。此狂夫之大者。狂而以行賞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齊王欲以淳于髡傳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

子爲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今自以賢過於堯舜。彼且胡可以聞說哉。說必不入。不聞存君。齊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則彊弓也。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宣王之情。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用九石。豈不悲哉。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勝衆數也。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爲九石。

庸主不自知二
事可供一笑

首提亂生有原
雖有大小次第
之異而其亂一
也下詳引其事
以實之有照應
有聯絡無牽纏
重複之弊

也。

原亂

六曰亂必有第。大亂五。小亂三。剖亂三。故詩曰
毋過亂門。所以遠之也。慮福未及。慮禍之所以
兒之也。武王以武得之。以文持之。倒戈弛弓。示
天下不用兵。所以守之也。晉獻公立驪姬以爲
夫人。以奚齊爲太子。里克率國人以攻殺之。荀
息立其弟公子卓。已葬。里克又率國人攻殺之。
於是晉無君。公子夷吾重賂秦以地而求入。秦

繆公率師以納之。晉人立以爲君。是爲惠公。惠
公既定於晉。背秦德而不予地。秦繆公率師攻
晉。晉惠公逆之。與秦人戰於韓原。晉師大敗。秦
獲惠公以歸。囚之於靈臺。十月。乃與晉成。歸惠
公而質太子圉。太子圉逃歸也。惠公死。圉立爲
君。是爲懷公。秦繆公怒其逃歸也。起奉公子重
耳以攻懷公。殺之於高梁。而立重耳。是爲文公。
文公施舍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
斂。宥罪戾。節器用。用民以時。敗荆人于城濮。定

襄王釋宋出穀戍。外內皆服。而後晉亂止。故獻公聽驪姬。近梁五優施。殺太子申生。而大難隨之者五。三君死。一君虜。大臣卿士之死者以百數。離咎二十年。自上世以來。亂未嘗一而亂人之患也。皆曰一而已。此事慮不同情也。事慮不同情者。心異也。故凡作亂之人。禍希不及身。

呂氏春秋

第二十四卷

不苟論 凡六篇

不苟

贊能

自知

當賞

博志

貴當

此論賢者之行
不苟又不阿媚
以取容故遇賢
君則受福不肖
主則受禍至於
引證復秦由余
百里奚之事呂
氏此論倘亦自
為固寵計乎

呂氏春秋卷二十四

不苟論

不苟

一曰。賢者之事也。雖貴不苟為。雖聽不自阿。必中理。然後動。必當義。然後舉。此忠臣之行也。賢主之所說。而不肖主雖不肖其說。非惡其聲也。人主雖不肖其說。忠臣之聲。與賢主同。行其實則與賢主有異。異。故其功名禍福亦異。異。故子胥見說於闔閭。而惡乎夫差。比干生而惡於商。

死而見說乎周。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前。莫肯之爲。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爲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爲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不勝細民者，天下有不勝千乘者。秦繆公見戎由余，說而欲留之。由余不肯。繆公以告蹇叔。蹇叔曰：君以告內史廖。內史廖對曰：戎人不達於五音與五味，君不若遺之。繆公以女樂二人，與良宰遺之。戎王喜，迷惑大亂，飲酒

晝夜不休。由余驟諫而不聽，因怒而歸。繆公也。蹇叔非不能爲內史廖之所爲也，其義不行也。繆公能令人臣時立其正義，故雪殺之耻，而西至河雍也。秦繆公相百里奚，晉使叔虎，齊使東郭蹇如秦。公孫枝請見之。公曰：請見客。子之事歟？對曰：非也。相國使子乎？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秦國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爲諸侯笑。今子爲非子之事，退將論而罪。公孫枝出自敷於百里氏，百里奚請之。

趙衰不敢專勝
鄴之賞而歸之
子虎子虎不敢
以言之易而過
行之難所謂舉
動當養者也

公曰。此所聞於相國歟。枝無罪奚請。有罪奚請
焉。百里奚歸。辭公孫枝。公孫枝徙自敷於街。百
里奚令吏行其罪。定分官。此古人之所以爲法
也。今繆公鄉之矣。其霸西戎。豈不宜哉。晉文公
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文公用之。果勝。
還將行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
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子虎。文公
召郤子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鄴旣勝。將賞之。曰。
蓋聞之於子虎。請賞子虎。子虎曰。言之易。行之

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郤子虎不敢固辭。
乃受矣。凡行賞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
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踈遠者之所以盡能竭
智者也。晉文公亡久矣。歸而因大亂之餘。猶能
以霸。其由此歟。

贊能

二曰。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不肖者以財。得
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
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舜得臯陶而舜受

之。湯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呂望而服殷商。夫得聖人豈有里數哉。管子束縛在魯。桓公欲相鮑叔。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鮑叔曰。夷吾爲其君射人者也。君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爲君射人。桓公不聽。強相鮑叔。固辭讓而相。桓公果聽之。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讐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轡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

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被以燿火。爨以犧猥焉。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日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凡行賞欲其本也。本則過無由生矣。孫叔敖。沈尹筮。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問不知。修行不聞。沈尹筮

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
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說義
調均。以適主心。子不如我也。子何以不歸耕乎。
吾將爲子游。沈尹筮遊於郢。五年。荆王欲以爲
令尹。沈尹筮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
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王
輿迎叔敖。以爲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此沈尹
筮之力也。功無大乎進賢。

自知

前引帝王務自
知。爲訓後引昏
主不自知。爲戒

索鏡而自照。夜
半取火而視。子
斯人也。其深於
自知矣。彼效鑿
而不見其醜者
則亦成莊諸人
之况也。

三曰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
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故天子立輔弼。設師保。
所以舉過也。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猶其存亡
安危。勿求於外。務在自知。堯有欲諫之鼓。舜有
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猶
恐不能自知。今賢非堯舜湯武也。而有揜蔽之
道。奚繇自知哉。荆成齊莊不自知。而殺。吳王智
伯不自知。而亡。宋中山不自知。而滅。晉惠公趙
括不自知。而虜。鑽荼龐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

惡已自聞之論
前所未道一論
刺骨

◎結◎正◎起◎下◎
敗莫大於不自知。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鍾者。欲負而走。則鍾大不可負。以推毀之。鍾况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也。遽掩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已自聞之。悖矣。爲人主而惡聞其過。非猶此也。惡人聞其過。尚猶可。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已。或言君之智也。至於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說。知於顏色。任座趨而出。次及翟黃。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

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喜曰。可反歟。翟黃對曰。奚爲不可。臣聞忠臣畢其忠。而不敢遠其死。座殆尚在於門。翟黃往視之。任座在於門。以君令召之。任座入。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以爲上客。文侯微翟黃。則幾失忠臣矣。上順乎主心。以顯賢者。其唯翟黃乎。

當賞

四曰。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

兩轉語許多神
情

行知天。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皆爲得其處而安其產。人臣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者。宜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力。而以爲用矣。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陶狐不與。左右曰。君反國家。爵祿三出。而陶狐不與。敢問其說。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以爲上賞。教我以善。疆我以賢者。吾以爲次賞。拂吾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爲末賞。三者所以賞

起伏收鎖過接
處極其醒快

有功之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爲首矣。周內史興聞之曰。晉公其霸乎。昔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矣。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羣賢不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上。公子連亡在魏聞之。欲入。因羣臣與民從鄭所之塞。右主然守塞弗入。曰。臣有義不兩主。公子勉去矣。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茵改入之。夫人聞之大駭。令吏典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公子

賞罰法也好惡
情也賞罰惟以
善惡而不以愛
惡誠探本之論
收繳正意完密

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人。夫人自殺。公子連立。是為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德菡改而欲厚賞之。監突爭之曰。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眾。若此則人臣爭入于公子矣。此不便主。獻公以為然。故復右主然之罪。而賜菡改官大夫。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獻公可謂能用賞罰矣。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此先王之所以治亂安危也。

博志

首叙人主之立
功名當有大務
而去其大害乃
一篇之主意下
詳言之淵思卓
識語詞古雅迥
出塵表

五曰。先王有大務。去其害之者。故所欲以必得。所惡以必除。此功名之所以立也。俗主則不然。有大務而不能去其害之者。此所以無能成也。夫去害務。與不能去害務。此賢不肖之所以分也。使獐疾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時顧也。驥一日千里。車輕也。以重載則不能數里。任重也。賢者之舉事也。不聞無功。然而名不大立。利不及世者。愚不肖為之任也。冬與夏不能兩刑。草

不處全三語洞
識盈虛之數

與稼不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虧。凡有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木必庳。用智褊者無遂功。天之數也。故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處盈。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盈則必虧。先王知物之不可兩大。故擇務當而處之。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慮於天下。以為無若先王之術者。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為也。有不便於學者。無肯為也。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為

鬼告之語本骨
子內業篇思之
不通鬼神將通
之非鬼神之力
也精氣之極也

此即人一已百
之說

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今有寶劍良馬於此。玩之不厭。視之無倦。寶行良道。一而弗復。欲身之安也。名之章也。不亦難乎。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卧。吾將不敢卧。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材。而久

秋駕御法也

不止。其為諸侯師。豈不宜哉。養由基。尹儒。皆六藝之人也。荆廷嘗有神白猿。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猿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為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已。

上二士者。可謂能學矣。可謂無害之矣。此其所以觀後世已。

貴當

六曰。名號大顯。不可疆求。必繇其道。治物者不於物於人。治人者不於事於君。治君者不於君於天子。治天子者不於天子於欲。治欲者不於欲於性。性者萬物之本也。不可長。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數也。窺赤肉而鳥鵲聚。狸處堂而衆鼠散。衰經陳而民知卷。竿瑟陳而

先以天地物類
之數以起人居
循理之意有源
委

民知樂。湯武修其行而天下從。桀紂慢其行而天下畔。豈待其言哉。君子審在已者而已矣。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証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

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故賢主之時。見文藝之人也。非特具之而已也。所以就大務也。夫事無大小。固相與通。田獵馳騁。弋射走狗。賢者非不爲也。爲之而智日得焉。不肖主爲之而智日惑焉。志曰。驕惑之事。不亡奚待。君有好獵者。曠日持久而不得獸。入則媿其家室。出則媿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得之故。則狗惡也。欲得良狗。則家貧無以。於是

還疾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以求良狗。狗良則數得獸矣。田獵之獲常過人矣。非獨獵也。百事也。盡然。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無有。此賢者不肖之所以殊也。賢不肖之所欲與人同。堯桀幽厲皆然。所以爲之異。故賢主察之以爲不可弗爲。以爲可故爲之。爲之必繇其道。物莫之能害。此功之所以相萬也。

